

我坐在電腦前，看著挑戰失敗的視窗，退出了副本。
無論是隊長洩氣的話語還是隊員之間的打鬧都讓我很不爽。

是有幾個人認真打副本啊？在那邊一直說什麼老婆、夫妻、結婚的，通通都吵死了。不就是情侶而已？

還要那傢伙為那一點補血量洩氣，搞什麼啊？明明都說多少次對自己有信心點，還在四十等的心態嗎？這樣辛苦帶他練等又有什麼用？

吵死了，通通吵死了。下次再遇到他們乾脆擺爛算了，要死大家一起死啊。
我正準備按下退出隊伍，突然瞄見隊友所說的一句話——「彗星要掉下來了。」
啥小彗星？我切換到瀏覽器，鍵入關鍵字，一整排的速報消息佔據了整個版面。

「在早些時間，一顆未知的彗星被觀測到突然出現於地球軌道附近。」
「根據專家表示，在這之前並沒有任何關於其蹤影的報告，專家目前正在嘗試了解其從何而來……」

……這是認真的嗎？

我直接關掉吵雜的遊戲，點著一篇又一篇的新聞與討論，目前許多新聞都在預測彗星的墜落軌道，但無論是哪個國家的預測，都是直直衝向地球的結果。

也就是說，最終可能會撞毀整個地球嗎？
大家都會死……這樣嗎？

我拉到討論板看著留言，絕大部分是彗星遊戲的玩家的玩笑話，似乎與稍早生放送的中斷有關，與現實突然發生的事情不謀而合。
這邊也是……煩死了。

我離開了電腦桌，走出房門來到陽台，就這樣把自己丟在夜晚帶著水氣的微風中。

不管是不是真的，撞毀整個地球這件事，一直反覆在我腦海裡浮現。只要彗星墜落，大家無一倖免，跟著這個世界一起消失，那就不會再有甚麼爛事會發生了。

是啊，再也不會有讓我煩躁的事情，包括我自己。
墜下來吧，就不要拖泥帶水的墜落下來吧，把這個糟糕的世界毀滅，把垃圾一般的我毀滅

「你也在啊。」背後出現男人的聲音，我轉頭看了看對方，這個大麻煩……唉。「你也看到了？」我挪出位置給對方，看著名為喬的男人點燃了菸，走到自己身旁拍了一下自己的頭。
「你覺得呢？彗星會不會真的掉下來。」接著對方丟出了個問題，我忍不揚起笑容，果然是來問這問題的？

不，不管會不會掉下來，都跟我無關。

但，由這個傢伙來問，就是特別有煩躁感。每次他都帶著能看穿我所有的眼神對著我說話，明明什麼都知道，為什麼還要問我？

你明知道，我怎麼想。

「那東西你也信喔？甚麼可能啊、推測啦，煩死了，會墜落就說會墜落。」我移開看著喬的視線，望著天空，那片總有一天會毀滅我們的天空。「那，真的會墜落下來的話，你怎麼想。」只停頓了片刻，喬就丟了新的問題，這次卻直直刺入我的思緒。

那就死啊。我殺了多少人、我流了多少的血，你都看過，也曾生氣過。
你明明很清楚，與死為伍的我，迫不及待想死，反正我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。

也不配活在你的溫柔下。

不知為何，心揪了一下，悶痛感隨即變成了笑聲，我笑了出來，用笑聲掩蓋苦悶，回答了喬的問題，「那麼你呢？」反問了喬的想法，雖然我很清楚……這傢伙會繼續說著很陽光的話。

那就是喬，如太陽一般閃耀的男人。

寂靜降落在這個空間，喬閉上雙眼，露出了有些悲傷的神情。他在想些什麼？因為我自暴自棄的言論而苦惱嗎？不過我說的一直都是實話。

「……如果有辦法阻止這一切，你會跟我一起去試嗎？」片刻，喬睜開了雙眼，轉頭過來與我直視，那雙翠綠的眼眸好像閃著光芒似的，「我知道你無所謂，但我的想法是，我想阻止彗星的墜落。」

接著招牌的燦爛笑容掛在那高大壯碩的男人臉上——「因為我想繼續跟你一起活著，無論一年、十年還是一輩子，我都想與你在這世界一起過活。」

我倒吸了口氣，那就是太陽的願望。

我的太陽的心願。

無論何時，都閃耀著、溫暖著，有時候大到無法直視，那個帶給活在我亮光的男人。希望與我繼續活著——就算自己的生命毫無價值，只會讓他操心，他還是想跟我在一起。

煩死了。
他的笑容……煩死了，完全無法面對。

「這種事情哪有可能阻止啊？你也太天真了吧？」好不容易整理好自己的思緒，我強作鎮定的回應了喬，「我也覺得不敢置信，但只要有機會我都想去試，我可不是會坐著等死的人啊。」而喬馬上回應了我。

果然，這就是他。
連可行性都不會想，就想去做。

「如何？跟大叔我拚一把吧，我知道你會答應我。」喬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吸了口菸，充滿自信的說著。

……反正我拒絕的話你也會拉著我做吧？我無奈地回應對方，而對方回以我大大的微笑。

「那麼往後也請多指教啦，我的雪貓。」喬捻熄了菸，吻了我的額頭。

反正遲早會死，早死晚死而已。
而且陪著這個大傢伙一起，也挺不錯。

再讓我多感受一下溫暖的陽光吧——

「去你的，蠢到沒救的米蕾。」

*